

解莊

宇津木益夫解

内篇

卷六



門 仁
號 1704
卷 6

解莊卷之六

內篇德充符第五

尾張

宇津木益夫天

放解

夫人在人間世。則方內方外。莫免渴飲飢食。莫免
飲食。則其治生之法。豈棄而不講哉。此世人之所
口實。而貪鄙之心。所因萌也。海上未聞餓死之信。
天翁。則凡有形軀口鼻者。必有飲食之自來。而供
於我也。明此可以休其貪鄙之心也。欲其休貪鄙
之心。則當發其志。欲發其志。則當先認我心量本
自廣大。非軀殼之所得而累也。認其心量而明之。

解莊

卷之六

德充符

一

後世語藏

明治三十八年
十月十八日
購求

則貪鄙之心自休。貪鄙自休。則是非彼是。善惡論議。競爭等。自齊一也。是非競爭齊一。則凡爲知以營生之心拂地而無迹也。脩此而熟。則心齋虛待之地。自備於我也。於是乎。出處行藏。隨時而用舍。則南面與北面。惟其所遇而安之。此乃前四篇之旨。而有志之士。所以不可不講究者也。前篇既論人間世之出處用舍。自此篇以下。至應帝王之三篇。說出入間世之後。其道德之發見於外者矣。內篇七篇之中。人間世以前。乃內觀存諸己之要。人間世以後。外發以存諸人之徵符。以人間世爲中

地前三篇與後三篇。自有隱顯出處之異。非善讀而徵之於實地者。則輒難解矣。此篇言德已充足於內。而其符徵顯於外也。郭注云。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如符命。而遺其形骸也。補註云。符者。言德充於內。自徵於外。非形所能爲損益。非知所能爲隱顯。腐齋云。符應也。德足於己。則隨所感而應也。符字諸解紛紛似未一定。余謂符者。身也。心者。形骸之內也。符者。形體之外也。德已充於內。則其應發於符也。德充於內。故不具之人。愈於全人也。此不亦其德之充於符乎。人間世。心止於

符之符。皆指身而言也。可與人間世併觀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一作亦將二字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句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句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

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陸註云。兀當作介。與前養生主篇介者同。誤襲篆書而作兀。理或然。諸解皆言。則足曰兀。音五忽反。與介同。夫王駘。刑餘之人。而世不見其刑者。己不知其刑者何也。此德有餘。而其形軀之不全。俱忘故也。何故忘之。聖胎長養熟極。而人慕其德。以從之。何論其形之全不全。蓋其人既遺形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衆人亦遺其形骸。服其德。以受不言之教。此乃是德充足於內。而符徵於外也。夫有

志之士。雖出世而欲行其道。其德未熟。未充足於內。則人不從之。以受其教者。此幸矣。以未熟未充之德。抗顏臨人。則所謂賊夫人之子者也。何教之有。故人間世之始。以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之語。深警學者。且所存於己未定之人。欲解此篇以下者。吾知其入隨文生義。而非實踐受用之人也。常季視王駘之刑者。而從游者與孔子相若。乃問仲尼曰。彼刑餘之徒。不足相齒。然其從游者。與夫子中分魯國。彼立而不教。坐而不議。從游者虛而往。實而歸。各有所得也。此無形而

心成者耶。形雖不全。而心之德已成。故能使入自得也。所以然者何如。以叩其人品也。仲尼曰。彼乃聖人也。我後而未從遊。將以爲師。況降於丘者乎。奚假魯國。將引天下而從之。假猶值也。常季曰。彼則其人之用心也。獨如之何。王旺也。盛也。仲尼曰。死生亦大矣。夫未出入間世以前。惟要存諸己。故以死生無變於己。究其本體之所以然。在入間世以後。則曰死生亦大矣。人世之變。莫過於死生者也。其人所存於己者。既脩熟矣。故曰不得與之變。

豈特死生無變而已哉。雖天地覆墜。變滅。此人獨不涉變滅。覆墜。故曰亦將不與之遺。遺落也。言不與變滅俱遺落也。其故何也。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審者。知之精也。無假者。真之爲真者。離形獨存。則復何假。無假則既無形。無形則不化。不化則能使物化。能使物化。則不爲物所遷。不爲物所遷。則一真恬然。無往不真。執萬化之樞紐。以居萬物之根本。故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古之至人。所以提挈陰陽。把握造化。而不爲其陰陽造化所陶鑄者。大率皆以審乎無假。故

也。不知者。以爲神仙之事。而不講究。偶雖有知者。徒想像其境界。而不知自身有此真性也。目以爲別種學問也。未足與語至道也。常季不達。再叩其所以然。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異者。一膜之外。作町畦。惟執其形。而不化者也。肝膽相連在右脇。併附。然因其形論之。則其用各不同。猶楚越之相隔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所謂恢愜懣怪。道通爲一。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此亦自理上起義。則口稱一。而其實未一。非超越乎形氣之表者。必不能體其一也。若然者。萬物與我爲一。

視聽食息。無非真性之發出。故曰且不知耳目之所宜。未嘗生心於萬物。但遊心乎德之和也。遊心二字妙。不繫心乎德之和也。德之和。中庸所謂發而中節。謂之和之和。而德之發見於外。而中節也。此不得已於物。而遊心而已。非美德之和而倚之也。故曰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也。言人皆視德之和而從之。曾不視其喪足也。從游之多。爲是也。且已亦視喪其足。猶遺士。於形骸無所拘。不以爲意者。其真未嘗損故也。王駘之用心。蓋若是也。淮南子云。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圏也。又云。不知

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
尋九天。橫廓六合。揅貫萬物。是聖人之游也。與本
文大同小異也。常季曰。王駘脩己。以其知得其心
也。蓋心者。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以其心推
究。以得其常心也。此乃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之
常心。死生不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之常心也。此常心。人人固有之。惟彼脩習。而得之
而已。所謂在聖無餘。在凡無損。則物不足以最之
耶。最者。推尊爲上首之義也。常季未達萬物與我
爲一之旨。依舊以彼我之心。論其常心。然於理義。

不相違背。故孔子就衆人之心以喻之。凡聖固無
異心。王駘之守宗。定心也。衆人之外馳。動心也。人
不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者。明照鬚眉故也。水定
則人取鑑。心定則能止衆止。得常心者。能使人各
得其定心也。按筆乘云。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
唯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
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上七字。因郭注有下首唯松
栢。上首唯聖人故也。今以松栢獨也在。句舜獨也
正。句爲句。則亦文順而義全矣。衆木之中。松栢唯
獨在。冬夏青青。此受命於地之全者也。衆人之中。

舜唯獨正。此受命於天之全者。俱得常心者也。自耕稼陶漁。以至成邑成都爲帝。其生正。而衆生亦因舜而正也。幸欣幸也。人皆幸其能正己之生。以正衆人之生。王駘亦聖人也。故最之也。保始者。能保其未始有物之始也。其保始熟於己。而徵於外。故謂之保始之徵。不懼之實。乃所徵於外之實也。其不懼之實。宛如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也。勇士之入於九軍。猶有所求。保始之人無求矣。人但慕其德和。以來遊己。雄入之字。勇士之勢可見。以求名爲要者。猶不顧死生。一人厭九軍。可謂大勇矣。

而况保始之人。天地萬物爲之使令者乎。不懼之實。不可窺測者也。以勇士爲喻者。但示不懼之摸樣而已。官天地。雖天地亦各效其職。以隨保始之人也。猶百官各效其職。以朝天子也。府萬物。亦復然。司其藏曰府。爲保始之人。萬物各司其藏也。此其徵之證於外也。雖然其人非三頭六臂。與常人何異。但以形骸爲假。寓之以備耳目鼻口之象耳。未嘗爲六骸耳目生知慮也。審乎無假故。其知之所知一也。不與物遷故。心不倚物。此所謂未嘗生。未嘗死。而超過於萬物之表者也。何死生之有。人

唯執_二寓象_一。失其常心。妄起知慮。故心生于物。死于物。終爲死生所困苦。昔劉猷學道。有神人謂之曰。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學者知生死事大。猛著精采。奮然勘破。如勇士不懼之實。便可雄入死生。以縱橫無礙也。此乃出離生死學問。蒙叟發出無遺。當時西竺經典未至。而佛法既在其邦。不亦偉乎。彼且擇日而登假。呂吉甫云。其去來容與如此。陸云。登升也。假至也。與道合真之意。西仲云。待時至而冲舉。按賈假同音。則以物借人之義。音遐則陞字之義。陞遐通用。訓至則各額反音格。王駘之德。

充於內。符徵於外也。如此則其登假於道也。將不日也。擇日者。不日之意。人隨其道德之全。而欽慕來。何有強之乎。故曰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與藐姑射神人相似。此條四百零一言。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亾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

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伯昏無人之名。蒙叟所設。非實有此人。其他設名以通其義者多。然有可考與不可考。但就其文義而察之。則雖不可明言。其旨可概見也。按伯長也。伯仲叔季之伯。是也。昏昏昧不明之義。其人無形而不可視。就有形而推之。則如有如無。不瞭然者也。無人。雜篇作瞽人。亦昏昏不明也。又無人如字。無其人也。此言長于萬物而無形。不可明見而歷然者。所謂無假之真是也。申屠嘉與子產同師。此人也。申屠嘉能受師旨。忘其則。又忘執政之貴。此

幾乎忘己忘物也。子產未忘其形。乃有同席同行之嫌。故再三言。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之語。是執政與刑餘之別。而非同門之語也。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之語。益見刑餘不足以交之意。不違不避去也。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伯昏無人之門。固有其執政焉。如子之執政哉。而子獨說子之執政而後人。此自負其貴。而撇見人者也。更述塵鑑之喻。夫心鏡不明者。物欲昏之。久與賢者處。則如臨鏡。塵垢自不止。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西仲云。取大。取以滋培其

德。而大之也。而猶出言若是。此子之過也。子產曰。子既犯刑被刑。猶與堯爭善。此子產自尊大。撇視申屠嘉之甚也。有以堯比伯昏無人之說。意義不通。今計子之德。既被刑。雖師先生。必不能補過。然反責吾之過。何不自反乎。此再三子產駁嘉也。嘉曰。夫有過而犯刑者。自陳狀其過。吾過如此。當不到刑。飾辭強辨。以爲不宜止足者。此衆人之見也。默識其過。而不陳狀。自悔痛懲。以爲不宜存足者。寡矣。苟審其過。則非獨不存足。此身亦止。不審其過。非特足可止。此心已止。身雖存何益。吾已喪足。

不可奈何也。夫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且履世之危機而不蒙禍者。亦有之。此亦命也。羿之穀中中央者。必中之地也。或有不中者。則爲惡而免禍者。不亦命乎。幸免而全足者。笑吾不幸而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未能安命故也。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遇有德者。則亦安之若命也乎。不知先生洗我怒以善邪。我不知其所以然也。吾遊先生之門十九年矣。先生似不知吾則者。今子與我俱遊於形骸之內。取大於先生。以脩習真性。故先生未嘗知吾則也。而子反索

我於形骸之外。而出入嫌我則。其過比。我如何。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蹙然立不安貌。已悟則不再蹈前轍。銘肝則言語既贅矣。言不待言而其意領知之意。諸解曰。已悟而厭其多言。此猶有口服而心不服之意乎。西仲云。玩改容更貌句。則前此之容貌。不肅可知。亦緣執政二字橫於胸中。全段謂德爲良貴。勢位刑戮皆不能與。許多曲折。隨筆寫出。無不入妙。陸方壺云。子無乃稱。謂善於稱述。蓋服善而譽之之詞。蓋因子之言我得知其過。若無子之言。則我終陷於有過不自悟之義。

也乎。或是深領子言。慚愧不堪。再三言之也。此條三百三十六言。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亾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

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詖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叔山無趾。以刖故。踵而行也。仲尼曰。子前不謹。既犯患。今來遲矣。不及。無趾曰。吾實若是不務而亾足。今來也。猶有尊足者存。若不知務而再輕用。其患甚於亾足。故來求所以全之。夫天地無私覆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以刑餘見黜也。孔子曰。丘則陋矣。見無趾不患刖而全尊足者。謹以

遇之。故曰陋矣。稱夫子以貴之。請講以所聞。無趾入而聽講。既去後。孔子使弟子務之曰。無趾既犯患。猶務學以補前惡。而況全德而其道易進乎。無趾復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其未及至人乎之意。賓煩通。沈註。陸註俱恭勤貌。西仲云。賓賓衆盛意。學子。從學弟子也。舊注以爲學於老聃。大謬。此說亦好。彼多集從學之徒者。將以蘄詼詭幻怪之名聞乎。至人以名聞爲桎梏。然則孔子之未爲至人可知也。詼詭與弔詭同。猶荀子憚詭。註憚詭。變異感動之容。方密之曰。革有極音。故亦稱

極詭。或按弔詭猶釣奇。今之釣譽。非詭而何。余謂釣譽皆是詼詭幻怪。何有古今之別。齊物論。弔詭訓至怪。與此相似。按大宗師曰。丘天之戮民也。忍爲桎梏。以爲人之標的。學子之衆盛。名聞必隨之。皆德之累也。老聃曰。胡不直使彼如此也。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則其桎梏自解。無趾之尊足者。乃形骸之內也。孔子以爲復補前行之惡者。形骸之外也。於是老聃以死生一條可不可一貫者。不獨解名聞之桎梏。將以解内外形與德之桎梏也。使無趾解孔子之桎梏者。而其解無趾之

桎梏也。自在老聃陶鑄之中無趾領其旨。後曰。天刑之。非人爲之所能解也。西仲云。孔子講學必不肯用其意。其受好名之累。猶天加刑。非人所能解也。全文言德至無名無累。方算德充。非講學招累。可以爲符也。合譬飾智以招多衆者。可以爲警戒也。此條二百二十七言。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

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然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

資。則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惡人醜貌人也。丈夫思而不能去也。婦人不爲他人之妻。而願甘爲之妾也。丈夫或有所見。婦人而爲之妾。不知其故也。若彼唱樓之乎。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一無人字。然則有祿位而使然乎。無人君之位。而能濟人之死。無聚祿。而能望

人之腹。而其醜貌。驚駭天下。望如月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之奇也。且和而不唱。其知無遠聞。無見識也。而且丈夫婦人。觀何可喜。以雌雄合乎前乎。合字妙。非爭訟之事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曾君召而觀之。果醜貌可駭也。與處不數月。而有意乎其爲人也。有意二字妙。有其可以愛之意也。不至周歲而信之。適魯國無宰。欲授以國政。不言國政。而言傳國。其信之之至。有欲併君位以授之之意也。彼不以爲意。若厭君位與國政者。故曰悶然而後應。汜然而若辭。悶然以爲煩之意。汜與泛同。

不繫心之意。魯君醜乎。卒授之國。授國猶有自醜之色也。無幾何而去之他邦。魯君卹焉。無樂如有。猶喪其親也。不復樂國君之貴也。是何如人耶。醜貌而使人愛戀如此。故怪而問焉。夫子設喻以對。狔子乳於死母。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眴與瞬同。數搖目而視也。其母不見已。又不與類。故爾者乎。愛其母。非其形。愛使形者也。此無德而唯有其形。則雖狔子。不能固母子之情也。戰死者之葬。不以翬者。與別者之不受屨。皆無其本也。按管見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翬。范無隱從翬絕句。

翬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翬。明堂位云。周之壁翬。鄭氏註。天子八翬。皆戴壁垂羽。諸侯六翬。皆戴圭。大夫四翬。士二翬。皆戴綏。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翬。非特爲武飾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翬。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故其葬也。不以翬。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別者之不受其屨也。此章戰死。則屨狔母。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

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爲天子之諸御妃嬪。則不翦爪穿耳。恐傷其形也。取妻男子。則止於外。以徵其無他心也。女子則在家。而不供使令。恐勞其形也。諸解偏在女子身上說。亦無妨。形全猶足以爲爾。言可以邀至尊之躬。結新昏之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二喻正言之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和而不唱。無功而親。濟人望腹。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是必其人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賦于天。人爲不及。德成於己。可務以得也。可與下文併見也。此條三百六十三言。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一作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中死。吾一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

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天才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遷。故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而此事變與天運相爲流行。日夜相代乎眼前。雖至知不能規乎其所以因始者也。規求也。推原也。計也。此其天自定。故雖日夜之所代。不能以規其始。而不足以滑吾德和。不可入於靈府也。靈府神之所居也。德和不滑。不入於靈府。則一團和氣融洩通暢。悅豫無極也。故曰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兌悅也。和豫流通常悅也。且其悅豫日夜無卻。與物

爲春。與物相對不乖。則物亦無乖。春者萬物得時。發生含欣。其和樂可知也。此日夜之所代。與吾接則皆欣欣和樂。故曰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臨時而心生。生而和樂。未嘗四顧而物應也。物來接而生時於心也。此其天賦全故也。故曰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按天道篇曰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故曰其可以爲法也。內心靜則不爲外物所動也。故曰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有保始之徵。而外無徇物之念也。才全而外物不能滑其和。能脩其和而成者。之謂

德故曰德者成和之脩者也。若其德蕩乎外則其滑而不成也。故德不形者不外蕩也。不外蕩則萬物之所固有者既存在於斯物安得相離哉。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故物來取法雌雄自合於前也。哀公異日告閔子之語可謂解至人之言矣。然則南面之至通不過治民而全生而已。雖然非才全而德不形者則南面王之至通真有難受用者以孔子爲德友恐哀公無其實徒想像至人之地位也。此條二百零八言。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肩甕窳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闔跂曲足以趾行而踵不貼地也無脰無唇也舊註爲無脰非也余謂無脰其名乎甕窳大癭項瘤

大如甕甕。因得名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二子醜惡之人。或曰脰臀也。一個是下缺。一個是上滿。頗似穿鑿。齊衛之君說之。視他全貌之人。其脰細小也。二君把全人。倒看壞了。纔是說之之至。落想甚奇。昔有悅一眇媚者。以天下婦人皆爲餘一目。以爲絕世奇談。不知其從此竊去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此二句。一篇之肯綮。此德長故。其形不具相忘。而反以醜爲好矣。此篇皆是德長。而形短之人也。人不忘其德。而反忘形之短也。若夫支離。則必當忘己之德也。而人不忘支離之形。忘而慕

之也。且支離不忘其不具。而自脩其德。益以自謙也。則忘其德之益進。而惟不忘其形也。德則支離之所宜忘。而人之所不宜忘也。形則支離之所不宜忘。而人之所宜忘也。此謂誠忘。誠忘之人。不與物遷。而渾然無跡。二君之說之。不亦宜乎。皆謂其所忘指形。所不忘指德。如此解。則當忘形而不忘德也。此於他人一邊作解也。以誠忘爲健忘之人。於支離身上。不相涉也。誠忘之人。忘形。又忘德。忘其忘。渾然無假。而其心始有所遊也。故聖人有所遊者。不繫心於萬境。而優然無累。若起知。而謀得

誠忘之地位。則其知便爲累。而禍孽競起。故曰知爲孽。言必信。行必果者。以結信爲約。約者。誓而不違。將來之義。此與人爲膠固也。故曰約爲膠。心得之謂德。又賑貸於人。謂之德。此德惠之義。此乃與人接之意。又學而得之於己。謂之德。皆一個之德。而欲以此德而隨從之多。故曰德爲接。一切技藝。謂之工。夫有技藝者。必待人之需者也。待人之需者。此乃商賈之事也。此有求售於世之念者也。故曰工爲商。誠忘之人。無此四者。此皆出於形軀之私。而開好惡是非之門。聖人皆忘。而有所遊也。何

者。聖人於世無營。無營則不謀。不謀則惡用知。聖人渾然與物爲春。無斧削之跡。故不劉。不劉則惡用膠。聖人根本自備於我。未嘗喪失。無喪則無得。無得則惡用德。聖人不求售。何貴技藝。不貴技藝者。不貨。不貨則不待善賈。既不待賈。惡用商。此聖人忘此四者而不用。雖忘而不用。四者自至。此曰天鬻。天者。非人爲之謂也。鬻者。以物交易也。交易者。爲自食也。此不用人爲。而其食自至。故曰天鬻也者。天食也。又曰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不謀不劉。無喪無貨。信天而不疑也。去知膠德商而不用。

即不用入也。雖然誠忘之人。忘德而其德自脩。忘形而其形自存。其形雖存。無入之情。情者。性之動。而發見於外者。所謂性之欲也。感動外物。而發起之欲。之謂情。此人有形而情休。有人之形。故與人羣居。無入之情。故不爲外物所感動。是非好惡。不得於其身也。形居於天地間。眇乎小哉。此羣於人故也。有人之形。安得不屬於人哉。眇最小貌。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獨守其宗。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謦乎大哉。獨成其天。此聖人之能事畢矣。之地位。而誠忘之人。所以獨成其天也。或曰。

通雅。謦有甚意。今楚黃之人。謂事之甚者曰謦。諸解。謦浩然貌。又大貌。俱通。陸方壺云。謂之無入之情。則聖人者。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物同春者。不知聖人之身。常自謙抑。眇乎小哉。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謦乎大哉。浩然天遊。所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此篇揚元者。支離醜惡之人。以示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之義。此德之充符。形非所拘也。醜惡與美貌。兩忘。而惟德之脩之意也。人若不脩德。則雖美如宋朝潘岳。而不足以繫齒牙也。世人惟專倚人情。而不脩

德益生而不益德。所益無益。而所損益損。可不慎哉。

獨見曰。德充符。是言德充于內。而符見于外。偏借虧形者說起。一以見形不足以累德。一以見全形者更當奮勉。先用無形而心成句。虛虛籠起。旋轉到不與物遷。鈎出德字。遊心于德之和。影出充字。保始之徵。撒出符字。旨精語鍊。滿山紅葉。幾於無徑可尋。若夫洗之以善。而形骸不知。解其桎梏。而條貫始一。俱是德中所有步武。未唱常和。則以才而轉乎德。天驚與天食。則德充而無用才。若不知

充德。而徒思益生。則所益者形。而所損者德也。與兀者惡人無脰大癭。相反矣。豈天選其形。而使之受罪哉。通篇細膩風光。遠行近折。倘執著。刺水殘山。反錯過真源妙境矣。此條百七十五言。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

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子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承上文而言。惠子難無人之情之語曰。人故無情乎。故者。謂本來。人現然有七情。何以言無情乎。故駁曰。本來無情乎。莊子曰。然推究其本原。不特無情。是未始有始者也。惠子曰。人而無情。與草木土石同。何以謂之人。莊子曰。人之形。非人爲。乃天與之也。有形則必有貌。貌者。謂形之動作周旋者也。其動作周旋。道與之也。夫道者自未始有始之始。至受成形。以盡其生之後。無非道者矣。此在我則

真君主宰也。人之動作周旋。皆真君之賜也。有形有貌。可不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此惠子自以爲若無情。則塊然隤然。如槁木死灰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吾所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世情皆殉外境之好惡。而苦樂其意。以內傷其身。常欲以人爲益其生也。夫益生者。謂參人爲以裨益於有生之外也。老子益生曰不祥。皆重外輕內。以終身苦其心者也。惠子又曰。不益生。何以有此身。此情欲。縱非本有。男女交而人生。則不益生。而此

身自何處生。莊子曰。人之形天與之。人之貌道與之。其身已在。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則形盡天年。貌合道德。而萬古無朽也。此人之所當致志。而蒙叟囁囁然示人如此也。而惠子欲以強辯折之。使人不致志。於是莊子駁惠子曰。今子不省形貌之本于天道。而向外辨持。勞精神於勝敗之間。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槁梧而瞑。猶不能自明其本原。徒以堅白異同之辨。鳴於世上。子之形亦自天與之。則宜盡其心以體道貌也。幸得不易得之形。不能以致其用。大可惜也夫。慎告世人。今得不易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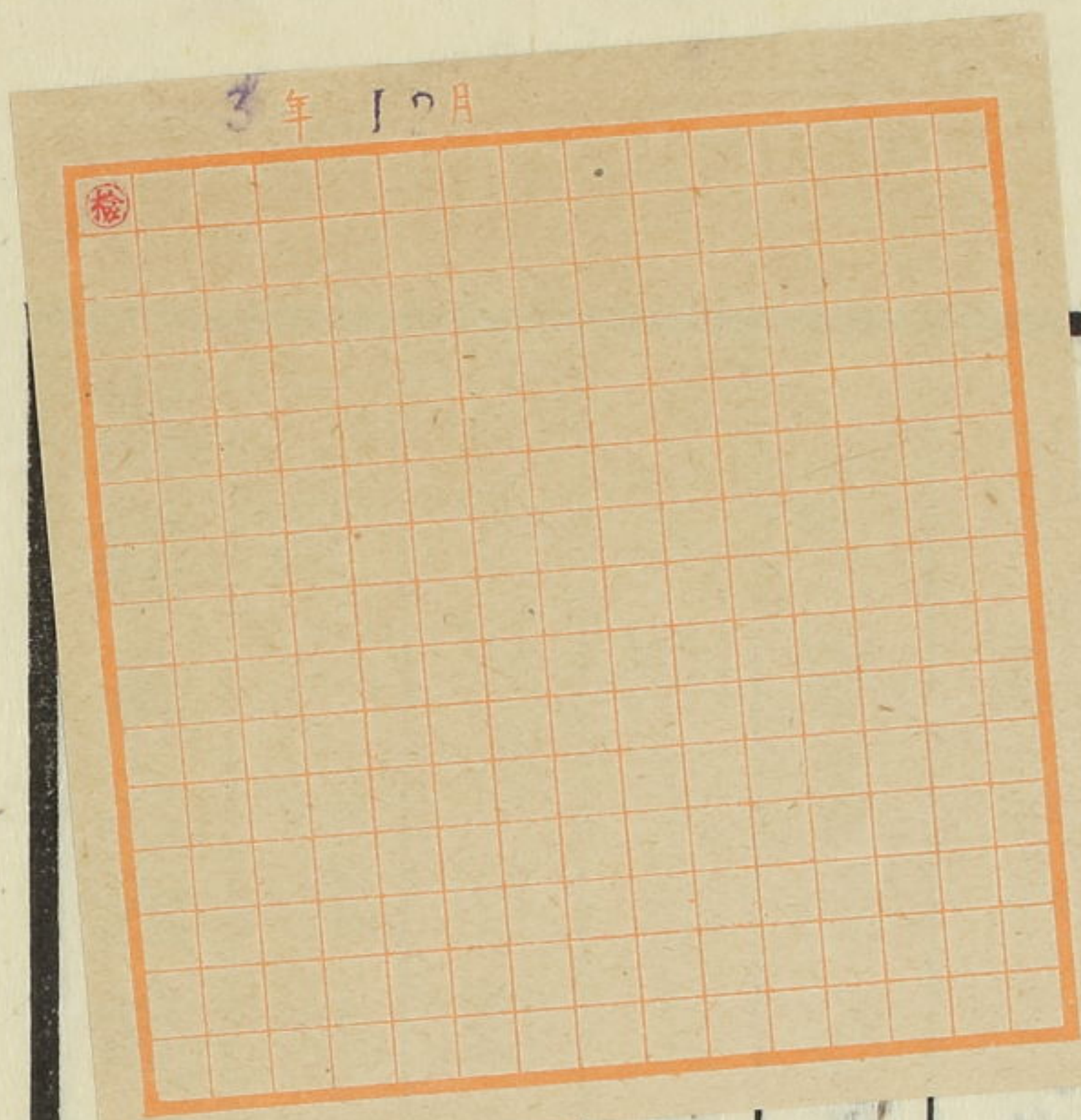
形於天也。不體其道貌。以盡其道德。而猶外馳而與人矜持。與惠子異者。幾希矣。故曰。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惠子之堅白。即是世人之利名也。利名固是道人之所忌也。不之忌。而脩道德。孟子所謂惡下而居卑也。世人當致其知也。此條百五十二言。

德充符。通計千八百六十二言。謂人有形而無德。則背天違道。而大有負於此形。有德則此形非可愛者也。雖非可愛者。而有德則形之不具。猶人愛之。而况全形之人乎。全德之人乎。夫脩德而既充

外形之符。則形與德相合。而動靜周旋。自同於道。此之謂貌。貌即道。道即貌。貌是人。道是天。天人相合。謂之大宗師。

門人 寺西積善校并書

樋口與兵衛彫刻



外形之符。則形與德相合。而動靜周旋。自同於道。此之謂貌。貌即道。道即貌。貌是人。道是天。天人相合。謂之大宗師。

門人 寺西積善校并書

樋口與兵衛彫刻

解莊卷之六終

